

沙河子 著



黑三角 红三角

花山文艺出版社

## 序

李明珠

沙河子同志的长篇小说《黑三角红三角》，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一部以邢(台)、沙(河)南(和)三角地带抗日战争为背景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字里行间弥漫着那一段艰难岁月的滚滚硝烟、鬼子的屠刀耀眼夺目，血水与泪水记录下敌伤的罪恶行径。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在沉沉夜幕之中，在茫茫青纱帐里，在敌人的心脏，到处都有喷射怒火的眼睛。

历史会记得他们，那些神出鬼没与敌伪浴血奋战的武工队员们，那些大智大勇钻入“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敌工人员们，那些在“两面政权”中为抗日做出不懈努力的同志们，以及广大支持抗日、同情抗日的爱国军民们。他们所汇成的汪洋大海，使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顾此失彼，身陷困境，直至惨败。历史告诉我们：屠刀可以使人民流血，但无法使人民屈服。抗日战争之所以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就是因为正义在中国人民一边。正义是不可战胜的。而高举这面

正义旗帜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她的许多优秀儿女为捍卫这面旗帜倒下了，但却唤起了千百万群众，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

亲爱的读者，当你乘车途经京广线上的沙河大桥时，当你透过车窗目睹“卧牛城”的新姿时，你是否了解这是一片英雄的土地？

作品的优劣我姑且不论，那是专门家评论的话题，但我敢说，小说中各色人物的形象是鲜明的，那些动人心魄的故事说不定会在很广的范围流传开来，自然，邢台人民会尤其喜爱它，那是他们的父兄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凯歌！作为邢台地区的人民实在值得一读。

遗憾的是，近几年，这类能激人奋进的作品少了。无论出版者还是作者都着重考虑经济效益，致使黄色的、白色的、黑色的、灰色的读物充斥了大小书摊，唯独红色的渐少，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花山出版社从社会效益出发，甘冒赔钱的危险，编印这部书，是值得称道的。据说，作者为撰写这部书，花了大约两年多的时间，反复加工，数易其稿，29万字，字字皆辛苦。然而他有可能分文不获，他得到了什么呢？我实在感动了！多么可贵的奉献精神，多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啊！我们的文坛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我有足够的理由这样说。



伪军队长任聚山与武工队长秦燕刚刚还是  
生死冤家，为何转眼又结成骨肉兄弟？



木川一雄将反战同盟的密信随酒吞下，逃  
信人赵保长心跳咚咚，凶吉难卜。



王政委、冯小娥难情侣，到头来结伉俪令人悬心。



日本田中扑在中国妈妈怀里悲痛不已，  
少妇小雪泣景生情哭断肝肠。

## 目录

---

- |                 |      |
|-----------------|------|
| ( 1 ) 第 一 章     | 潜入夜幕 |
| ( 12 ) 第 二 章    | 飞行锄奸 |
| ( 24 ) 第 三 章    | 突破一点 |
| ( 30 ) 第 四 章    | 五块银元 |
| ( 35 ) 第 五 章    | 弃暗投明 |
| ( 47 ) 第 六 章    | 胡春回头 |
| ( 65 ) 第 七 章    | 真真假假 |
| ( 76 ) 第 八 章    | 木川一雄 |
| ( 89 ) 第 九 章    | 讨还血债 |
| ( 95 ) 第 十 章    | 打入沙河 |
| ( 101 ) 第 十 一 章 | 一张字条 |
| ( 109 ) 第 十 二 章 | 仕女为媒 |
| ( 114 ) 第 十 三 章 | 在劫难逃 |
| ( 117 ) 第 十 四 章 | 丹青传奇 |
| ( 126 ) 第 十 五 章 | 打开通道 |
| ( 141 ) 第 十 六 章 | 崭露头角 |
| ( 156 ) 第 十 七 章 | 虎口夺粮 |
| ( 171 ) 第 十 八 章 | 暗中较量 |
| ( 180 ) 第 十 九 章 | 将计就计 |



(202)	第 二 十 章	叔侄反目
(211)	第 二 十 一 章	如法炮制
(222)	第 二 十 二 章	奸计破灭
(228)	第 二 十 三 章	故伎重演
(239)	第 二 十 四 章	借刀除害
(250)	第 二 十 五 章	谁是叛徒
(261)	第 二 十 六 章	田中其人
(270)	第 二 十 七 章	原来是他
(284)	第 二 十 八 章	同归于尽
(290)	第 二 十 九 章	大义灭亲
(300)	第 三 十 章	小刘失踪
(310)	第 三 十 一 章	亡命之徒
(315)	第 三 十 二 章	一台好戏
(332)	第 三 十 三 章	喜结良缘
(343)	第 三 十 四 章	疯狗咬人
(353)	第 三 十 五 章	患难恋人
(359)	第 三 十 六 章	两情久长
(372)	第 三 十 七 章	大梦初醒
(380)	第 三 十 八 章	血洒沙河
(394)	第 三 十 九 章	借机离间
(405)	第 四 十 章	拉尸告状
(424)	第 四 十 一 章	调虎离山
(433)	第 四 十 二 章	田中沉默
(439)	第 四 十 三 章	会战魔王
(462)	第 四 十 四 章	诱敌痛击

# 第一章

---

---

## 潜人夜幕

华北侵略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来冀南巡视了防务后，立即在邢台召开了紧急会议。

为了割断太行与冀南铁路以东八路军的联系，日本侵略军用刺刀逼着中国的老百姓在平汉铁路两侧刨了两条二丈宽三丈深的人造天堑封锁沟，小道口不留路，大道口设吊桥，妄想把我抗日军民分而剿之，各个击破。然而，黄河以北最大的一座铁桥——10里长的沙河大铁桥，如同一块骨梗卡住了他的咽喉，吞之难下、吐之不能。好厉害的沙河，白日还是茫茫无际的堆堆沙丘，一

夜间风起沙涌，当即变成了道道壕塍。沟不能刨、墙不能垒，简直是上天蓄意给八路留下的天然通道。

冈村宁次摘下眼镜擦了一下镜片重新戴上，又把冀南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细看了一下，回到主席座上慢慢坐下后，朝邢台司令官长江一郎和邢台县、沙河县、南和县的宪兵队长、县署顾问扫视了一番，胸有成竹似地说：“大家的考虑怎么办？统统地讲。”好献功求荣的邢台县署顾问格言“唰”地站了起来：“报告司令官，敌人的意见是调重兵驻扎大沙河，一则保护大桥不受八路骚扰，又可切断八路过往。”

格言发言后会场凉了下來。冈村宁次微笑着冲着沙河县宪兵队长田中说：“田中君，大沙河在你的驻地，谈谈你的高见。”田中见冈村宁次指令他发言，恭敬地站了起来：“敝人年轻，见识短浅，要在近十里宽的沙滩上施重兵，不仅钳制皇军的兵力，如果八路是夜间行动，恐怕难以完全奏效。至于如何是好，我尚无万全之策。不过，邢、沙、南三县构成的三角区乃丰腴之地、鱼米之乡，八路给养困难，断不会白手送给皇军。我们是否把这个三角区和大沙河的防卫连在一起考虑。”田中讲完后，长江一郎、南和宪兵队长等一致表示赞同田中的见识。这时，冈村宁次右手一拍桌子说：“好的，有志不在年少，田中君的高见正与我不谋而合。邢沙南三角区是皇军的粮仓和心腹之地，决不能让八路染指。我们调重兵驻守三角地，可谓一箭双雕。”说到这里，冈村宁次打着手势说：“按我们的战术办，三角区象是一把钢锁，把冀南的八路锁在门外。对太行的八路我们要在桥上加强守卫，万一有窜过大桥者，我们的三角区就是一个网兜，让他有来无回。”长

江一郎等一致称赞司令官的决策英明绝伦。

就这样，于1940年12月1日在邢台日军宪兵司令部，策划了制造黑三角的阴谋。从此，400平方公里、15万之众的三角区成了人间地狱。从邢台至南和城修筑了一条比封锁墙还高的公路，路基下埋着人民的垒垒白骨。从南和城到永年挖了一条接连平汉铁路的二丈宽三丈深的封锁沟，沟底遍是尖桩，沟内污水里散发着血腥和腐尸的恶臭。道边、沟旁三里一炮楼、一里一碉堡。三角区内，炮楼、据点星罗棋布。尽管一百单八村的街口、墙上到处写满了“天皇陛下万岁”、“大东亚共存共荣”、“皇军的爱护村”、“治安模范村”，但人们每日只能看到刺刀、狼狗、鲜血，再也看不到阳光了。15万芸芸众生成成了钢丝网中的奴隶。

1941年底驻邢台日军宪兵最高司令官长江一郎坐着汽车来这个三角区转了两天。回去他得意忘形地向华北敌酋冈村宁次吹嘘说：“望司令官放心，不要说这个三角地带来什么八路军，就是八路军放进一只鸟来，也会把翅膀烧焦的。”

1942年1月5日，北风带着怒气满天呼啸，雪片裹着悲伤遍地飞卷。地上的落叶干草和着尘土飞飞扬扬，片片乌云挟着残阳正在西垂。天色更显得昏暗了。这时，八路军的敌工干部、现在当了永年刘庄炮楼小队长的李生领着四个挑着棉花担子的生意人来到了封锁沟吊桥边。他向吊桥岗楼上大喊：“老刘哥，老刘哥！请放下桥，有几个乡亲过沟卖棉花哩。”护桥的伪军刘班长听到喊声，急忙从岗楼上下来，走到吊桥边一看：“唉！当谁哩，原来是老弟。”边说，边解开吊桥

大绳，在一个站岗士兵的帮助下，将大吊桥慢慢放了下来。吊桥一放下，李生先快步走过来和刘班长小声说了些什么，随即李生向四个卖棉花的招了一下手。卖棉花的挑着担子晃悠悠地过了桥。因为李生是永年县委特意派到这里的，和护桥伪军已交上酒肉朋友，有着特殊的关系，所以对他四个卖棉花的乡亲根本没搜查、盘问就放过去了。

这四个卖棉花的和李生现在是冀南三分区滏西支队新组成的武工队部分领导干部。身材魁梧、个头高大的是队长秦燕。那个白净儿，看来和颜悦色的是武工队王力功政委。胖胖的、个头不高的是冉明胜排长。最后边那个探肩儿瘦高个儿是敌工干部郑大光。他们过了封锁沟大吊桥，天色更晚了。呼呼的西北风扬着雪片、沙土，咆哮着扑向这伙人，好象要急着把什么不祥告给他们。也许是恶劣的天气、肩上的重载给这干人马增加了愁绪、负荷；也许是历史赋予他们的担子太重了，他们一个个无不神色严峻，心事沉重！

是的，他们这次出师真可谓任重而道险啊！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这里已不是往日的蓝天白云三角绿洲了，这里是魔鬼的乐园、虎狼的天下。不要说迅速打通冀南路东到太行的通道，不要说来这里虎口夺粮；就是他们这支由团、营、连干部组成的精干队伍能顺利打进魔窟，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他们非常清楚，只要有一人不慎、一事粗心，就会造成全军覆没。在干部奇缺的年头，军区豁出了多大的代价啊！不过，从他们的眉宇间看，一个个还是充满了信心的。因为军区首长们的亲切嘱托萦绕在他们的耳边：要坚定不移地相信，只有敌占区，没有敌占人；只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一

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过吊桥不久，天就黑上来了。为了缩小目标，他们把棉花担子妥善处理掉，按照地下党组织事前指定的地点，趁夜黑人静之时进了村。

这五个人当晚住在北汪村保丁林万昌家。林万昌30来岁，共产党员，是支部暗暗发动群众选他当了保丁的。他一到秦队长和王政委就哭起来了。他60多岁的母亲，拽住王政委的手，用衣衫襟擦着泪说：“小王啊，你们到底又回来了……”秦队长、王政委不禁也感到一阵辛酸，擦起了眼泪。这时候，地下支书林本的小孩偷偷送来一个小纸条，林万昌接过来，擦了擦泪说：“娘的：他要敢出坏，我宰了他！”

林万昌说的是伪保长孔秀。八路军1939年来这个村开辟工作建立农会，他就背后造谣破坏，蛊惑人心，八路曾开会斗争过他。1940年底，沙南县的干部撤走后，村里的几户老财把他抬成保长。武工队这次是晚上进村的，街里静悄悄的没碰见一个人。虽然不能不提防，估计出事的可能也不大。

武工队住在林万昌后院小草屋里，地下铺了一层干草。林老太太给他们拿了几条被褥。万昌妻子给烙了几张混面饼，拿了几骨瓠咸萝卜，端了一盆开水。等大家吃了喝了，万昌又向武工队介绍了些情况。夜已很深了，西邻家的叫驴哼哈哼哈叫了两次了。老太太就给万昌说：“叫同志们睡吧，跑腾了一天了，有话改日说。”万昌站起来说：“没事，睡就是了。”

说没事准有事！那才邪哩。万昌母子走后没过两个小

时，忽然听到有人在后墙上“咚咚咚”蹬了三脚。一听报警，秦队长、王政委等便迅速爬起来了。这时万昌也慌忙跑进门说：“快！快！有敌人！”原来万昌为了给武工队放哨没敢睡，一直在外面警戒着。大家翻过墙头，按万昌指的路，顺着巷子跑出去了。同志们刚离开村，沙河城的特务队就把林万昌的家包围了。特务们上了一房，也不敢下来。他们在房上喊叫万昌，万昌躲在屋里装睡，哼哼唧唧，磨蹭到快天明，炮楼上的治安军也来了。万昌这才系着扣子，打着哈欠，从屋里走出来。一个特务小队长从房上下来，朝着万昌叭叭就是几巴掌，打得林万昌颠嘴流血。万昌也立时火了，雷霆一般骂道：“娘的！你们凭什么打人？你们是土匪还是老碾子！”“你他妈的别装混蛋，你把八路军藏到哪儿去了！”特务队长死死抓着万昌的领子不放。万昌摆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大声分辩着：“什么？我把八路军藏到哪儿去了？你这是血口喷人！你这是陷害我林万昌！”特务队长命令他的人把前院后院屋里屋外搜了个遍，连八路军的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找到。这时林万昌更是呼天抢地地号叫起来了：“娘的，这算什么世道啊！我林万昌成天为皇军、为你们特务队跑前跑后，我可没叫过一声苦啊！我是为皇军催款要粮惹下哪个操他奶奶的了，他血口喷人，要把我林万昌治死啊！”说着，大哭不止，守在一旁的老太太，万昌妻和孩子们也一时哭成一团。

此时，刚赶到的治安军中队长任聚山说话了：“唉唉！我说万昌弟，别难过嘛，你干这差事还能不惹人吗？下边我给查查，查到了这个人我给你出气！”然后，任聚山又给特务队说：“弟兄们，请大家放心，除非他八路军长着翅膀从西边飞

过来，他绝过不了东边封锁沟。兄弟们跑了一夜了，要是看得起我任聚山，请到炮楼上吃点东西，喝杯水。”任聚山嘴上这么说，心里对沙河城特务队深更半夜来他的驻防地抓八路，早已怒火中烧了；他娘的特务队也太疯狂了，来我眼皮子底下抓八路，这不是在打我任聚山的脸吗？再说，他平时又不断和林万昌在一起坐坐，眼看万昌被特务队长打得顺嘴流血，也着实起了恻隐之情。于是他把张着嘴的盒子枪从右手换到左手，用右手把林万昌推到屋里休息；随后拉着特务队长就往外走。特务队长也不是傻瓜，他已听出任聚山话里带着刺儿，治安军又哪儿是好惹的。人家的司令高德林连日本人都还敬三分呢！既然连八路军的影子也没找见，便也就话收场，向任聚山致谢了一番，带着二十几个人回了沙河城。

周杰副队长带领着几个同志，从里守买通关系过吊桥，当夜住在东宋村保长王僧家。王僧近40岁年纪，家道穷，老婆美玲原是童养媳，比他小几岁。他当保长是沙南县撤退前安排的，也是党支部暗地发动群众选上他的。王僧胆子大，又觉得自己是伪保长，同志们又是黑夜秘密进的村，不会出事。但他是个细心人，等同志们睡了后披着被子在房上听动静儿。不久，东北角的狗猛然间咬了起来。王僧一听狗咬，知道不好，连忙从房上下来叫醒同志们，转移到预定的地点。随后王僧就对美玲说：“快快！拿条绳子把我捆在院里树上。”美玲是聪明人，一点就通。她立刻用绳子把王僧结实实捆在院里椿树上。可王僧又叫她拿柳条子往自己头上抽时，美玲明知其中之意，但颤抖的手怎么也抽不下去。王僧心焦火燎地说：“快，不狠抽就完了！”美玲这才闭着眼，狠狠



抽了两下。王僧秃顶早，不戴帽子，象个秃和尚一样；腊月天，肉皮薄，哪里禁住柳条子抽！顿时两股子黑血顺着王僧的鼻子流了下来。美玲又赶紧跑进北屋里，用钎子从门缝里伸出手把屋门反锁上。然后把柜里的衣物等件扔了一地，又一脚把大瓦缸子踹了个粉碎，然后自己把头发抓乱，就坐在地上爹呀娘呀地哭起来了。两个10来岁的孩子听见娘哭，从梦中醒来，一看屋里狼藉一片，也跟着嚎啕大哭起来。

正在这时，南和城来的特务队和日本宪兵队50多人把王僧家包围了。日本宪兵队长海野挥着东洋刀大叫：“快快的上！特务队的全上！”特务队一个个上了房，猫着腰、端着枪。但谁也不敢扒头往院里看一眼，老怕八路军的手枪瞄准自己的脑瓜子。特务大队长路子敬正要朝院里喊话，北屋里一片哭声，弄得他懵头转向，不知是咋回事儿。“爹呀！娘呀！这俺还咋过呀！”美玲知道房上有了敌人，哭喊得更响了。

这时天已冷清明儿。院里已能看清楚一些家什轮廓了。在墙外等得不耐烦的海野队长怒吼着：“什么的干活？统统地冲下去！”特务们慢慢试探着往院里一看，只见椿树上绑着一个人，又细看这个人耷拉着脑袋象死了一般。断定院里没有八路军，便一齐下到院子里。王僧本来头上就流了血，因没有绑住胳膊以下，他又低下头用手在脸上摸拉，简直成了个血人。

这时一个叫段玉的小队长首先从房上下到院里，他一看心里就明白了几分。段玉是八路军1939年打进南和城的特工人员，虽然他和王僧互不联系，可王僧是八路的保长，组